

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中有“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”一句，从我住的小区沿103国道南行二十公里，就是那个少年英雄、天才外交家终军的故里——千年古镇仲宫。每逢农历的一、三、六、八，仲宫都是集市。往年103是双向四车道，城里人驾车去赶集的多，路途常常堵车。去年路面加宽，改成双向八车道，车子更多了，但是堵车基本不会发生。这里是一个大集，占地大约几百亩，集上卖什么的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买不到的。用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形容人多，一点也不过分。我赶上四次集，一个男人的吆喝就刻录在脑子里：“糖炒栗子，糖炒栗子，真甜哟！真香哟！狗日的咋就这么甜这么香？”我两次循着声音慢慢挤过去，见是一个中年汉子的摊位。他炒的栗子都裂开了口，透出诱人的鸡油黄。买客真不少，都耐心地排队。他每次吆喝，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可以说是物质精神双享受了。集市上别的吆喝，大都是直来直去，平淡无奇，而糖炒栗子的吆喝充满幽默艺术性，让人听一次就能记一辈子，市场效果自然是分外好了！像“蟑螂不死厂长死，厂长死了我也死”“你考了北大，他考了清华，我烤了地瓜”，也是妙趣横生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自从有了市场交易，就有了吆喝。《诗经》中的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”，也必定有吆喝声。我的少年时期，没有那么多商店超市，所以游动的吆喝很多。挑担子卖香油的，手里拿一个梆子敲，很有节奏。买不起香油的几个顽劣的男孩子，就喊叫起来：“卖香油的敲梆梆，你娘没在这庄上。”卖香油的人也不生气，回敬了一句：“敲烂你娘！”就把梆子敲得更响了。逛街串巷的剃头挑子，手里拿着个由十几页小铁片连成的东西，手一抖就发出哗啦啦啦的响，直到把剃头的客人引出来才停了吆喝。游医的行头简单，肩上一个药箍，前边装了些常用的膏散丹丸，后面装几本药书及针灸拔罐之类的器具。游医手里拿一个像铃样的东西，边走边摇。传统的规矩是“医不叩门”，你不能敲门问人家要不要看病，否则会遭到骂骂甚至挨揍，所以游医只能用力地摇铃。摇铃也有讲究的，铃平于胸，表示医术一般；铃平于肩，表示医术很好；铃举过了头顶，算是医术高超；如果遇到药铺，游医不再摇铃，算是敲了码头。

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吆喝就是货郎鼓了。货郎的糖豆、琉璃球、弹弓，是男孩子们的最爱，女孩子爱的是头绳、橡皮筋、蝴蝶结卡子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打碎了家里唯一的小镜子，母亲就从许多墙缝里抠出一团头发，从货郎那里换来了一个小小的圆镜子。这件事是刻骨铭心的。一九六四年高考中，考前语文老师估了六个作文题，反复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作。考试那天，想不到作文题就是《镜子》。看到这个题目，我异常兴奋，完全忘了老师讲的“以某某英雄某某模范为镜子为尺

二〇二五年八月，李立泰的中短篇小说集《过麦》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因为时日迁延，直到二〇二六年六月，我才把小说集中的作品看完。一周的时间里，手捧书本，北望鲁西，遂有万千感慨，不时从脑海里产生。

鲁迅先生说过：天才们无论怎么吹牛，也不能凭空创造。先生是在肯定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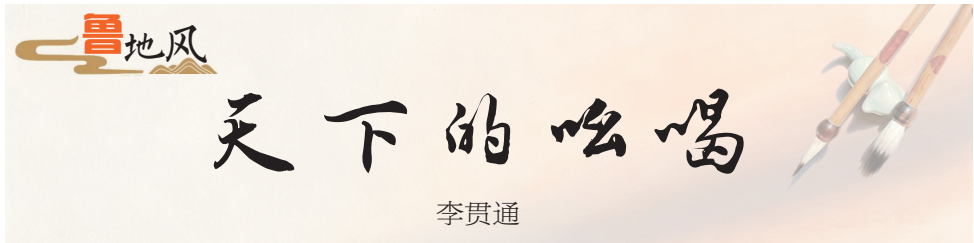
几十年来，文学界不少人认同这样一个判断：作家可分为经验型作家、想象型作家两大类。我的认识是：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，因为经验型作家也离不开想象，想象型作家也不是一点生活也没有。世间，大部分作家属于经验型作家。

李立泰生长于农村家庭，具有丰富的阅历，品尝过不少苦难，干过各种农活。特别是，他由乡镇文化站临时工经过考试转为国家干部，后又进入聊城工作。这种华丽转身，让他对故乡有了审美距离，虽然只有几十公里的间隔。

一篇一篇，先是中短篇小说，后是小说，再后又是中短篇小说，李立泰以小说为工具，开掘丰富的生活矿藏。小说取材决定着，李立泰的作品呈现出厚实、真实、生动、茂密的风貌。

《过麦》集中的十九篇小说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。

一是对鲁西乡村广大农民身上的人性之美，刻画得真切而自然。《大仓家》的主要人物



子展开写作”，而是想起了母亲使劲梳头，用一团头发换取一个小圆镜子的事。因为是亲历，写得特别流畅，自己也很动感情。考上高中后，我是班里最矮的，却被分到了最后一排座，同位竟是一个特别顽劣的体育生，我的成绩迅速下降。我请班主任给我调位，班主任说中考批卷时我的作文争议很大，部分老师要给零分，因为跑了题，文章体现出的思想意识也不正确，后来好歹原谅了我。这是一次历险，差一点考不上高中。此后的许多年里，听到货郎鼓的声音我就有些紧张，就会想到考高中时的惊险。

过去的吆喝，都是商业行为，文化人与吆喝无关。过去文盲多，识字的少，街头特别是邮局门旁就有了代写书信的摊子。先生只是静静地等待，没有半句吆喝。如果有人要先生写休书、写讼词，先生就会拒绝，然后就高声叫道：“代写书信，成人之美！”作家孙犁有篇散文《吃菜根》，其中写了一位私塾老先生天寒失业，为了生活，只好沿街叫卖，不停地吆喝“教书，教书”。丢了文化人的尊严，最后也抵挡不了饥肠辘辘，跑到野地里偷人家种的菜吃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，有个外号叫“谀墓”，他为别人写过六七十篇墓志铭，每篇都有丰厚的收入。有一次一篇墓志铭换来一匹宝马，外加一堆绸缎。韩愈的这类写作，都是应别人央求，他名气太大，是用不着吆喝的。但凡他有一星点儿吆喝，会被天下文人的唾沫淹死。

白云苍狗，乾坤颠倒，现如今吆喝得最凶的恰恰是文人了！我在小县城工作的时候，有个青年到我家来，递给我一张名片，上面印着“世界诗人协会副会长”“诺贝尔诗歌研究会会长”“中国青年诗人联盟副主席”……八九个头衔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邻县有个青年作家，他喜欢到集市上散发自己的资料，资料上介绍他写作用过的稿纸有一吨多重，他是欧美十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，他还创办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库“宇宙荷花文学奖”，他是终身评委。知情人说，他老婆早和他离了婚，他又放不下身子去地里劳动，穷困得家徒四壁，面有菜色。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有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请他写篇报告文学宣传宣传，先预交了五千元稿费。这位青年作家哪见过这么多钱？头脑一热揣着钱逃窜了。当然是被捉了回来，后来送到了精神病院。

如果说上面那两位年少轻狂，算不上文

人，权且当作一个笑话，我熟悉的一位作家就是真正的文人了。这位作家发表过不少小说、随笔，也得过官办的文学奖。稍有留意就会发现，这位作家的随笔，不少内容是为自己吆喝。他隔三差五就在地的小报上发表文章，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“好人”“最善良”“最诚恳”。这位作家尤其擅长借用死人的口，明明写的是纪念故人的文章，实际上却是借用死者的口为自己歌功颂德。举一篇他纪念一位教授的文章为例证：“先生活着的时候，经常给我通信，夸赞我的小说写得好。有一次，是一个雨夜，在一个酒店里巧遇先生，先向别人介绍我，说我不仅小说写得极好，人品也极好。”人们熟知的作家浩然，陈忠实等名人去世，这位作家都撰写了相似的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纪念文章，说浩然如何如何赞美他，说陈忠实给了他极高的评价。知情的人读了会哑然一笑，嗤之以鼻，不知情的就认为他如何了得，是位了不起的大作家了。他的这种吆喝手段没有任何风险，死者究竟有没有夸他？他和死者究竟认识不认识？都是死无对证了。

文人比普通人有学问，想象丰富，思路开阔，其吆喝的艺术比普通人要高明多了。普通人是自己吆喝，文人不仅自己吆喝，更善于呼朋引类，相互吹捧。常常见到一些评论，吹嘘某个作品“伟大”“杰出”“空前”“史诗”“最”，仿佛作者是千古一人。吹到一定程度，有的就进入另一个阶段：装神弄鬼。关于这类文人的笑话、传说也多起来，“拥趸”们乐于编造，文人也乐于接受。我认识的几位成就卓著的作家朋友，关于他们的离奇古怪的故事，几乎是车载斗量。比如，某人独自住在孤岛的破败石屋里，大海茫茫，自寻食物，三年不上岸，写出三个长篇小说。三年时间，须发三尺，仙风道骨，把海盜吓得瑟瑟下跪。某人在北国隆冬，雪花如席，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小酒馆里聚餐。餐厅里没有暖气，众人都冻得牙打颤，只有他穿戴单薄，满面红光，一团热气从他身上升腾。他们离开后，酒馆老板才发现作家的坐椅底下，静卧着一个散发着紫气的红色乌龟……可以肯定，作家朋友是绝不会编造的，编造者是一些寄生于他们的文友，为之写专访、印象记、评论、立传，人生充满政绩，需要千奇百怪地吆喝，因而也就说不上行为高雅，也说不上行为卑下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短篇小说《金世成》。

讲的是一个平时放荡不羁不为人齿的男人，这人叫金世成。金世成表面上是个无所事事混天撩日的渣男，其实胸有城府。某一天他突然削发为僧，行为疯疯癫癫，令人大为震惊的是他专门吃污秽的东西。遇到狗粪羊粪，他马上趴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吃掉。他一边吃一边大声吆喝：“我是佛，我是佛！”以粪为珍馐美饌，大快朵颐，这自然有了轰动效应，愚昧的男男女女都相信他已经成佛了，于是争先恐后拜他为师。弟子们对他的话无不是言听计从，他命令弟子们吃粪便，没有一个违抗的，都吃个干净。他要为自己修殿建阁，弟子们都是慷慨解囊。县令抓捕了他，并对他鞭笞。县令是个聪明人，责令他建文庙。弟子们奔走相告“佛有难，佛有难”，纷纷募捐解救他，文庙很快建成。金世成是不择手段、出奇制胜的，金世成佛也成了空前绝后的“佛”。

所有的吆喝都与名利有关，历来如此，而今尤为炽烈。既为名利，往往就跌破了道德品行的底线，庶几成了虚假和伪劣的代名词了。昨天听说一件事：几位农民种了几十亩白萝卜，没想到萝卜长得又细又长，吆喝了一周，根本无人问津。农民愁肠百结，正准备完全放弃的时候，其中一人有了好主意，给又细又长的萝卜起了个新名：象牙白。于是他们在网上在市场上极力吆喝新品种“象牙白”，称其富含多种维生素，补血益气，通滞化痰，结果不到半个月，象牙白卖个净光。

吆喝的功效不言而喻。吆喝的基础是受众的盲从。一个浮躁的时代，很少有人愿意辨析探究了，或者说，很少有人有辨析探究的能力了。所以，世面上的“金世成佛”和“象牙白”，自然层出不穷。吆喝是一种繁华，更是聒噪喧嚣。风声凶厉，上乱行风，下卷尘土，不要说凡俗之处了，就连古寺名庙也是经幡褴褛，菩提枯萎，祭台狼藉了。遥想两三千百年前，屈原放逐，披发行吟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泽畔的渔翁见状对屈原唱道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纕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渔翁的歌声亦是一种吆喝，他境界宏阔，寓意深远，对自认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的屈原既是精神抚慰，也是灵魂洗礼，也是生命渡津。李白的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”，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元好问的“我有一厄芳酒，唤取山花山鸟，伴我醉时吟。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”……这样的吆喝，或者风流清雅诗意盎然，或者心声幽幽一唱三叹，或者风神抖擞尽洗红尘……

吆喝之音，看似耳之特有遭遇，其实是入目、入鼻、入口、入心的，尤其是可以入梦。梦的唯一功效就是满足人在现实中的愿望，缝合现实的伤口。梦的本质是欺骗，为了获取美的吆喝，相信无数的人甘做梦奴。

（转载自2026年6期《作家》）

民的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在小说中，李立泰对劳累进行了详细的描写，读来让人心有戚戚。与劳累一起煎熬人的，还有天气。收麦时突然降落的大雨，收秋时的连绵阴雨，写得十分痛切，具有惊心动魄的感染力，非亲历者不能写出。而其中的人物精神振作，虎口夺粮，这样的结果，是一种安慰、一种希望。

三是对革命战争生活的深刻再现。《大仓家的》《她是卫生员》《修伞》诸篇，或写战士的疼爱，或写卫生员的自我牺牲，或写交通员的机智，都有鲜明的个性，情节也比较精彩。

四是对城市生活的真实描摹。这类小说

虽然只有《请客》《是时候了》两篇，但写出了公司从业人员复杂的内心世界，描绘出了现实感极强的世态人情。

李立泰的小说语言，最大的特色是对鲁西方言的大量提炼。

我一直认为，语言创新有三个来源：古语、方言、外文。手写我记，是“五四”以来作家们使用的一个方法。将口语化的节奏、语气，纳入书面语、古语（懂外文的可以借鉴外文），写出来就是文学语言。既然是口语，就率性扯到方言词汇的选用。李立泰的小说中，方言出现的频率较高：稀甜、天夕、血晕、正形、杠把子、板轱子、滴答答、麦腰子、热粘皮儿、麦子摇了、面个豆儿似的……

语言即内容。李立泰小说中的方言，很多是农耕生活的体现。这些方言，如同一些渐渐消失的实物，有在文学作品中保留的价值。况且，方言的使用，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。

观沧海

生活富矿的开掘者

——谈李立泰中短篇小说集《过麦》

武俊岭

春玲，作为大仓媳妇，在家做家务、下地干农活，是一个勤劳的女人。春玲当上妇救会的副主任后，超额为八路军做军鞋。春玲、大仓夫妻二人精心照顾，掩护伤员排队长。最后，春玲带着十个姐妹，不顾生命危险，去前线做军鞋。《卢老师》中，村主任对来村教书的卢老师全力照顾，老太太还把鸡蛋低价卖给他。《瓜田错》中的董四古，原谅与自己作对的七大巴子。

二是对农民顽强生存意志的真诚讴歌。《年关》中，在畜牧站工作、外地剧团演戏等情节之外，主要描写春节将至，“我”家里却没有一分钱，没法买油、买肉，怎么办呢？我只好扛着四十斤玉米去集市上，看看能否卖掉。在黄风里待了很长时间，无人问津。回到家里，父亲说卖麦子吧。但是，妻子强烈反对。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小山羊卖掉。山羊与我分别时依依不舍，咩咩地叫着，仿佛在求助，又似在啜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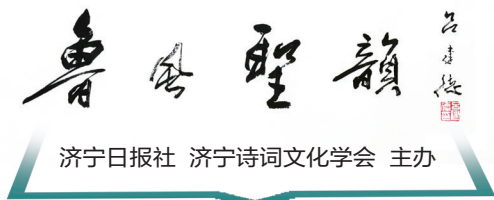
《幸福鸡》情节丰富，年关之前送烧鸡的

亲戚下关东、柳拧筋在城里烧鸡店学艺，已是很有趣味。更为动人的是，下关东的亲戚送来一只烧鸡后，父亲不舍得吃，安排我送到姥姥家。姥姥也不舍得吃，让舅舅送给了别的亲戚。到了二月二这天，这只烧鸡又奇妙地回到我家——也是一个亲戚送来的。为什么看出这只烧鸡就是春节前送的那只呢？因为我在去姥姥家的路上，忍受不住香味的诱惑，把一只翅膀的尖儿，掐了下来。

这两篇在小说集中很有代表性。小说中的人物，虽然面临经济上的窘迫，但仍然想方设法度过年关。面对一只价格不菲、油香四溢的烧鸡，克制食欲，送给亲友。生活中哪怕有千苦万难，也要坚强地生存下去。这是一种生命强悍的表现。

如果说《年关》《幸福鸡》是从饮食角度立意的话，那么，《过麦》《过秋》则是从劳累上，书写出乡村生活的真实意蕴。

在农业机械化之前，争秋夺麦，对广大农

秋陌走笔 杨先进 极目山川秋陌黄，荷红菊翠稻飘香。 东坡苹果枝枝满，西岭葡萄串串长。 风逐轻帆千点点，云牵雁影一行行。 神州锦绣入图画，岁稔民丰话小康。	秋 风 殷家鸿 平晓开窗奋若狂，秋风入室沐新凉。 苍茫碧落残星在，大漠胸襟正气扬。 寂寞姮娥舒广袖，凄清巧月蕴华章。 砧声伴饮黄花酒，节律无羁逐世香。	初秋吟 张景生 秋令初临意瑞祥，微风暗送几分凉。 闲观远岫云舒卷，静听平畴气抑扬。 只待绵霖消暑热，还看疏木染清光。 蝉音断续声声里，渐觉青纱瘦叶长。	立秋寄语 张维刚 暑气犹酣梦泛香，迎来节序换新凉。 蝉声妙韵梧桐影，一曲相思岁月长。	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
秋 露 王兴龙 姍姍云气透冰轮，晓见明珠缀秀筠。 风拂荒苔俄已老，蝉鸣高树却难陈。 无声沃野催禾熟，有润东篱助菊新。 莫道秋来凉意平，一朝清露洗征尘。	咏虎跑泉 彭文莉 清泉享誉列三雄，神虎移来胜景中。 漱石流波声悦耳，溅珠飞玉影摇风。 甘醇曾使茶仙醉，澄澈犹教学士崇。 润泽千年承一脉，灵源永逸韵无穷。	立 秋 李进军 一夜秋风便不同，九天丹火偃蒸笼。 初阳绣叶簪清露，晨鸟鸣云震碧空。 水绕莲台音有序，山衔郁气韵无穷。 归来巷陌人皆喜，且等安澜照信鸿。	过东平项羽墓 张成吉 谷城西畔草连空，断碣斜阳识鲁公。 一剑千年霜不化，夜深犹自啸江东。	
京城彩虹 张建华 虹桥崛起帝都中，七彩凌霄入远穹。 逸浪流云沧海碧，明霓叠绮昊天雄。 斜横城阙浮苍霭，倒泻金辉染暮空。 极目山河开浩境，余晖共赏玉弓隆。	大汶口过明石桥 梁成行 浪打霜侵六百秋，巨龙横亘汶河悠。 通衢南北国分界，见证东西水倒流。 匠匠筑梁修戴坝，晋商建馆盖华楼。 闲来漫步桥中过，明日炎炎照我头。	在旅途 李 宁 迢递青山路几程，时光滑落过空城。 苍茫天际流云海，寥廓江中起笛声。 数点残星渐次远，千家灯火参差明。 无边离恨不曾去，多少新愁却又生。	游太行偶遇赋家巴人君 张 林 奇缘信是水山酬，恍是长卿此地游。 林岭巴山肯相望，美君高处卢郎讴。	
雨中游览红旗渠感怀(新韵) 姚念龙 雨溅扶栏湿客襟，苔痕深浅历艰辛。 十年凿壁穿云岫，万众凭身越峻岷。 洞献青春凝血汗，槽飞虹影渡津津。 今朝甘露润千顷，当记林州引水人。	见葫芦丝瓜南瓜共架有作 刘夏明 闲看翠藟藏，三瓜共一篱。 黄花明灼灼，白蕊静垂垂。 长姊偎南亩，娇娃抱北枝。 地球村若此，何必费猜疑。	秋 信 王秀梅 暮色苍茫碧草幽，遍林染墨夏弦收。 谁家池畔青荷静，暗结初心待素秋。	社区老年培训 赵佳军 莫道桑榆夕照时，银龄向学不言迟。 传扬技艺春风沐，笑映斜阳增见知。	
	苦 瓜 孔庆更 幽蚕细蔓挂篱墙，半掩青衫翡翠光。 淡远能消炎暑热，清雅尚纳晚风凉。 瓜鲜养胃祛心火，味苦宜肝降血糖。 卑陋安然无媚态，延宾亦上雅厅堂。	秋 信 王秀梅 暮色苍茫碧草幽，遍林染墨夏弦收。 谁家池畔青荷静，暗结初心待素秋。	清平乐·立秋寄怀 吴爱芹 蝉声渐软，一叶黄微浅。暑气悄随云影远，风把秋思轻剪。 阶前漫拾清光，窗边静对斜阳。莫叹流年暗度，去留几许温凉。	